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二

陸川龐　輿校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蔵

趙師雍宋史未立傳黄氏宗羲宋儒學案云師雍字然道黄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師蔵字詠道問學於朱陸二先生師雍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是暗指朱氏則其歸心於陸也明矣按二趙事陸子最久信陸子之道亦最篤書問往復不一而足陸子期以遠到嘗贈序以勉其兄弟云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

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秖以為益不得其實而徵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秖以為病二見其謹所以致其實哉然道兄弟恪守此訓以支離為病故有著書心蔽之説陸子既沒然道與朱子書謂恨不及見兩先生論辨有所底止朱子復書詆斥乃有千金敝帚之恱亦已過矣趙氏與包氏諸葛氏兄弟及項平甫等並兼事兩先生特其意皆偏信陸子耳非專事朱子後乃別事陸子也且其書止云不及見兩先生議論有所底止語亦平常非如胡紘之攻道學傅伯壽之附侂胄也而莆田宋端儀作考亭淵源錄乃直以然道與胡傳並列叛徒豈不謬哉分門別戶黨同而伐異此偽學之禍所由以烈也不然同時講學張呂陸三君子不聞有攻之者何獨仇於朱

于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矣

書問

先生與然道昔云茶欲發前乘晴登山尋後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說來書道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添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戾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繼之然戒無戾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陷於異端遂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後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顧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其第二書云茲聞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從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昨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

其第四書云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徐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

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道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先生與咏道書云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其第三書云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

尤殊無凝滯淡用慰悲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
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況
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
亦藺蕳有聽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
力不究此序與亚畫泰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
有鬆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夺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
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淡省痛懲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
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

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其說四書云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

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按朱子答然道書謂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云云是已嘗居官特所授何職莫可考耳又陸子與詠道第三書云知有叔氏之戚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是亦嘗從學於先生者也惜亡其名與字考朱子孫壻趙師夏字致道考亭淵源錄稱為詠道弟豈即其人耶抑又別一弟耶

胡季隨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號盤谷五峰先生宏之季子也初張南軒先生從學於五峰季隨復從南軒受學南軒以女妻之南軒弟子多在湖南然以吳德夫獵及季隨為最著朱子訪南軒於

潭州季隨嘗問學焉最後謁先生洟服其教陸子與季隨第一書謂丙午之夏吾山屏合相從越月是也朱子疑其背已與之書云得元善書聞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云云語雖若自引咎實指先生之教而先生之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者必先於知所先後故與季隨第一書以致知明善為先未嘗欲速而好徑也葳松錄先生語云先生言胡季隨從晦翁學自言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告之曰然讀之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觀此段則知朱子之所以教學

者多困以章句宜李隨見先生而甚欽也先生與李隨第一書見講明條令録先生與李隨第二書云王文公祠堂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于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將遠學者之難得所從未久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能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顔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遠人絕甚子貢非能知顔子者

然亦自知其非倚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
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語之時乃其知之
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
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佷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
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邪惡
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
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
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
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
知政聞樂知德之識庶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
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
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

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起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起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未知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遽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按季隨聞先生之欲深信而篤好之朱子雖有甚疑之疑。而季隨信之彌篤。先生亦嘉之。遂為婚姻。以次女妻季隨于焉。盱江宋黃應龍壁林集。有陸氏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陸氏。名某。撫之金谿青田人。象山先生文安公之次女。生六歲。公授以閨範孝經。丁文安公憂。母吳氏及長兄篤堂先生伯微之教。通論語孟子大義。擇配以適南岳胡文定公之曾孫、明公之孫、盤谷先生季隨之子。是時稱名閥詩禮者莫加焉。盤谷去世。孺人事皇姑黃夫人。肅恭怡順極至。蓋三十年無違。爰慈訓于若孫。弗墜家聲。既而夫若子相繼捐館。孺人皓首嫠居。處性飭身。齊家御下。種種有矩度。生於淳熙丁未二月七日。卒於寶祐乙卯二月四日。以是年冬葬於衡陽樟木原胡氏祖禰塋兆所。遺孫二、

集敉女孫一人適衡陽王偉其孫以子嘗從文安門人學來請銘某又嘗陪湖南憲使宋自牧至衡山時樞使陳柳齋仙潭來祭岳山長陳子春挾貴氣借胡氏家藏朱呂張陳諸儒先往復書尺及五峰諸公手澤凝且久孺人曰家有少田宅可留此先公所寶將以遺後人不可失命介閒於帥柳齋愀然立索之歸其孫以岳教名聞於朝罷斥之聞者羨公此舉而難孺人年高而志屹立知所重輕也為之銘曰懿範則文安之女夫子則明公之孫儷羨名德之門千秋萬歲阜可塿此石不朽嗚呼是為有宋江西陸文安先生季女之墓谷可陵此石有銘

郭醇仁墓

郭襄成邵人自蜀中來學於先生先生嘗教以學先知本因

以本名齊求先生記之先生爲之文云唐虞之朝禹治水棄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敎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各貢其職各效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所以信之者皆在其時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其又未可以泛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齊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石應之崇昭　兄斗文

宋儒學案云石崇昭字應之浙江新昌人與兄斗文字天民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為象山所喜復惑於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為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辯應之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曾於臨安以公案示之應之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應之以進士第初授撫為軍學教授後積官至侍從象山與高宗商書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邪

先生與孫季和書云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

至今茅塞每爲悵歎季和向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又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打具應之書中然先生集中並無與應之書則知先生之文佚者多矣

朱子答周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和之因書喻及之爲幸也

石天民應之兄也名斗文與應之同師事先生官階事蹟無可考先生與徐子宜書云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審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向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

高教授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乾道八年壬辰歲、先生成進士、由富陽歸家、楊敬仲首師事先生、由是宗商與石應之孫季和等並來學、栝料導信、應朝嘗任邕川教授、朱子與吕元善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其官階所至無可考、

先生答高應朝書云、比得書、知爲學日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礲、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謂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

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行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請切曲折邦具應之書中大[illegible][illegible]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彼多端要為[illegible]賤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其第二書云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況懋浣良剎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illegible][illegible]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拔山之千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逆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實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

之未嘗不與悚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述繆
之甚悶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
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
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
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
也。

高郡守商老

高商老浙江括蒼人師事陸子最篤登進士第授承議郎以
紹熙五年任常州宜興縣知縣修學宮建社倉時陸子已歿
並請朱子為之記開禧三年知撫州軍事秋九月刻先生文
集於郡庠自為之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啟發鄒魯之書因衝
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衍之千載之下最為要切

是以聽其言者頗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直啟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進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為州鄉愧於傳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鄉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為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朱子為商老作常州宜興縣社倉記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縣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

其縣善炎開資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莊君善行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浮殍滿道値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襁屬爭先視貸籍無倫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為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庚午既望具位　熹記

朱子又爲商老作常州宜興學記云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

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庶詢貢士邵擬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郎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閑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經理與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致者則非今世之

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固已樂爲之書矣而況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祁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諭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詹宗丞阜民

求教書問

詹阜民字子南浙江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阜民以淳熙十年侍學於陸子最爲篤信嘗錄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一日先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

遂見先生。先生且逆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智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又記云。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都不是無根抵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輒錄。他日亦可自驗。又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夜得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慕。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

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間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願速更之毋滋其惑

先生與詹子南第二書云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省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蔽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繼由於學乃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其第三書云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用陳辭指貫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

說令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王宗丞遇

事蹟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既而由輔倅名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初事朱子兼問學於陸子一日來問學之道何先

曰親師友去已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已之不美而改之乎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我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要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見包揚顯道所錄先生語錄按子合與文達公爲同年進士又屢仕於江西故問學於陸子云

許敎授中應

事蹟

許中應里居官階莫可考陸子知荆門軍時中應爲鄂州敎授師事陸子信道甚篤陸子之卒喪過鄂州中應爲文以祭推本心之原排支離之失其畧云是理流行宇宙之間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

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囿聞見之支離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獨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杪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餘而數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荊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將郎所感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其生平學術議論恪守師說薛象先蔡季通等皆推許之而不知者疑其脫略載籍其實陸子之所以教與中應之所以學皆非專求於心而不讀書也陸子嘗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所以教人讀書之法甚備而中應在鄂州亦建閣藏書

名以稽古則其師弟子之讀書可知已建閣時陸子已卒遂因李通求朱子記之朱子惑於人言猶以脫略載籍疑中應答李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致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錮閣壞了云云其後爲記亦用此意詆爲已之學謂無事外求爲非其實中應現在作藏書之閣名以稽古乃反以爲不讀書則當面屈枉人矣且閣記所謂挾冊讀書誇多鬭靡以爲利祿之計者雖朱子亦不取也此時陸子初卒無極乎辨之憤未平故語意猶多牴梧明年紹熙四年爲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則全合於陸子之教謂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

豈有待於外求哉又曰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愈無以逮乎古人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既爲此記又與林德久書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即此記也朱子自五十二歲聞陸子鹿洞講義即追悔從前所學溺於章句之非詳見於劉子澄書淡懲痛省不一而足至五十六歲因無極之辯又復忿爭見之筆墨痛詆陸子至爲福州經史閣記則陸子已沒氣平心定然後知本原上甚欠工夫而記誦訓詁之不足以爲學也自此以後見之筆墨可考者一以

尊德性求放心為主終身無復異詞所謂朱子晚年合於陸子豈非灼然而不容誣也哉明有陳建者一無知識妄為學蔀通辨之書載朱子與李倫論許中應書及稽古閣記以證朱陸晚年未嘗相同不知其後之水乳交融也故因敘述中應求記事而辨之如此俾後之學者得以考焉

按葉水心作趙善悉墓誌云善悉除江西運判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偽學是不敢舉者也由是觀之則許李二子皆著偽學之籍矣

楊漕使方

事蹟

楊方字子直福建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取道崇安請教朱子數月而歸趙忠定

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薦於朝授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謁陸子問學一日李敏求呈所記語錄子直與朱季繹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曰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乎子直無語先生曰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耳子直聞言信服又頗聞陸子駁持敬之說因以書往問朱子答云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數語而加功焉又疑學者病在言語多而無心得朱子又答書云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工夫草草所以

若存若亡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耳蓋子直既聞陸子之教有得於心故疑朱子之教而朱子晚年所見與陸子同故亦直以求放心為要訣而應之如響也子直後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嗣位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為侍右郎進考功郎剛正不合時宜去官越二年除廣西漕使發摘奸貪官吏畏服循歷所部深入瘴鄉卒於泉州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為澹軒先生

陳晉卿綰

陳綰字晉卿福建福唐人官階事蹟無可考惟先生集中有

贈陳晉卿序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耶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紹晉卿書云云詳味序語則亦及門受業者也

孫發判應時

事跡　書問

孫應時字季和號燭湖浙江會稽郡餘姚縣人乾道八年陸子初成進士由行都歸江西道經浙江郡縣舟車所至賢士景從季和其一也淳熙八年朱子提舉浙東鹽茶季和方爲制司幹官與議荒政多所裨益朱子列薦浙江賢有司則季和與楊敬仲皆與焉慶元三年爲常熟令大興教化五年立

吳公言假祠時陸子已沒乃請朱子為之記稱孫君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其事而樂為之書云仕至邵武軍通判

宋儒學案云季和舉進士初授黃巖尉滿任士民欲置田宅留之居不受邵守帥劉辟之入幕季和言吳職必反宜預備敗知常熟縣以前令積逋貶秩添判邵武軍而卒季和問學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季和師事陸子最為篤信初侍學浙中又辭親赴江西從學先生答季和書云致以書至發謫知已過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見其父母敎之望之第一義也今尊大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為失養顏子之家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其子亦從其師周遊天下。厄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傅會。如蛆蠹。如蟊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貴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諒思而勉行之。是問爲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李和能看艱

則自相乎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矣。

按季和有燭湖先生集十卷，見明內閣書目。永樂大典多采用之。中有祭象山陸先生文云：嗚呼，先生之姿英亮卓越，先生之志奮迅堅決，先生之學簡易明晰，先生之論敷暢條達，先生用心真實惻怛，先生教人感動激切，先生德行平生高潔，先生文章嚴健超絕。嗚呼，斯所謂名世之才，振古之傑。信乎天實付之以斯道之重，宜若開之以格君之烈，名鼎成於天下，進益乎於朝列，一造膝以極論，冑皇心其有發。奮將行兮或尼，淵不見兮采芝，優游兮山林，詠歌兮風月，獨私淑兮其徒，脫塵埃兮玉雪，出緒餘兮一邦，楚之人兮大悅，忽巷哭以過喪，竟何為乎造物。嗚呼哀哉。昔道統之承承，百聖儼其合節，昉洙泗之無師，已參差而

異說剏千載之墜緒新左提而右挈齊衆車而並駕義實難兮一轍繩先生之仁勇每力爭於毫髮紛紛其奚怪淺或疑於相軋加數年其可冀會皇極以昭揭悼此事之今已邈方來而孰察德權闕於逆旅心耿耿兮蘊結踊中旦而不寐實其蒙之一啟曰浚悱其自茲戒斧斤之斬伐遡東西以有年耿微衷兮如渴日行役以過楚期欲往而道難曾報書之幾何痛終天之永訣寫此哀其已晚望眼眩而心折尚不忘於師門儼歆誠兮一歆

按季和之後最昌明忠烈公挺其後也死宸濠之難為一代名臣自挺以下諸子楚整孫鐄鑑曾孫如游並至公卿所謂以世五尚書者蓋季和之積厚矣

胡達材拱　弟撰

胡拱、字達材、浙江餘姚人、尚書沂之子、有文名、由門廕監回易庫、早卒。初乾道八年、陸子道過浙江、達材來從學、復齋先生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鄉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宋儒學案稱象山先生言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馳騖於外、未知自反。嘗答達材書云、賜示以所進所疑、滋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卽不相續、酬酢之繁卽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卽是心害、與聲色臭

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胡楷字崇禮拱弟同兄學於陸子而尊信尤篤浙江士子爲陸學者多宗之葉水心作胡崇禮墓誌銘云崇禮胡氏名楷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衡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敢發顯儗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情戲卻詐未嘗留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臣

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跬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緘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死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乞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崗連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覲陳相卹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森鬱能無毀傷者或蔟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發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蠲除之長憚其直遜爲謝曰當識而行不敢迮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渠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愬於

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韓米長興安吉山谷中緣門庚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被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以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餉莫歷歲閱閱無斁其虔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浮柩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虛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鄞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授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

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于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从近淺淺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緩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福焉待求纍楸亭亭雲塚纍纍崇禮之銘千以尚德云

潘倉使友文

事蹟書問

潘友文字文叔浙江金華人左司潘時德鄜之從子也從學於陸子在淳熙末年嘉定間歷任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則陸子已不及見矣文叔兼事朱子嘗以書問學有不敢

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進陸子致也。
先生答潘文叔書云、得書、知為學有進、其懋但所謂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是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節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其第二書云、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懲艾警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

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狷零窮蹙弗協於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於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質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文叔第未得進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陸子學譜卷之十三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己 子蕺山

西江志本傳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父希說、以學教授鄉里、修己登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時陸文達公九齡分教是州、盡告以所操履、謂當息其己學、求所未學、遂與爲師友、既又事朱文公、益講伊洛之學、議論詳嚴、臨事敏決、兩令寧鄉、衡陽、皆劇邑、有政聲、當路交薦、將召以晉畧、故相趙汝愚入黨禁、通判成

都府總知成州竟不得名用韓侂胄當國聞其才名諷使舉附修已笑而不答有文集十卷子義山字伯高早傳父學中嘉定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輸對以心法論政事言為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疏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義山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 參用省府志

按思永始師陸文達公既又事朱文公其從事陸子則無可攷然其入門之功則固本於陸氏之傳者也虞文靖公作鶴山書院記稱其曾祖利州府君與華父先生講學同時會講者僅十有三人而思永與焉則其淵源之所及亦

已遠矣

王進士允文

西江志本傳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進士有聲從陸子學精詣力踐諸公爭館致之彭龜年薦於楊萬里示以近作廣燕公評有諒彼高宗之語允文引詩凉彼武王以證其誤萬里謝曰一字之師也龜年論韓侂胄死謫所嘉定更化允文袖諫章詣樓內輸鑰且以劉述本末諭具疏繳進龜年始被郵典士論稱之有樓碧類藁

陳廣文剛

陳剛字正已建昌之歐江人早事先生與劉淳叟同學志氣甚銳先生謂淳叟正已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以

感動興起身往金華問學於呂伯恭、復有志於事功先生頗不然之嘗與君舉書謂正已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蓋君舉亦專務爲事功之學者故規之也末又云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其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先生既沒嘗以書與朱子論學大全集中有答書二首並在朱子晚年第一書首言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末又云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蓋亦不喜其慕用才術與先生之言正相合也第二書云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蓋何足以知之又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是未嘗相見也正已官階所至無可考惟見朱子與劉德修書曾稱以廣文今姑仍之

書問

先生與陳正已書云、開歳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衆者異、直去遂入蜀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

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騖之私忿忍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試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萬正淳人傑

郡人傑守正淳與國軍大治縣人文達公子壽為興國軍教授時卿來受學旋師事先生躬行實踐所造甚優朱子守南康時正淳偕曹立之同往問學焉極為朱子所許可與人書屢稱之立之未久遽歿而正淳往復頗多朱子與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云云夫見得是安得不主張既覺其著又難於自屈勝心之為害如此據朱子作立之墓表謂守南康始來謁則知正淳亦以是時往謁也

曾立之建弟挺之延

曾立之名建餘干人與弟延俱學於先生立之卒朱子爲之墓表云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鵞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干曾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已之學而信予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之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予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予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

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惘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息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殁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

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寘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其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歿、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牘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

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妹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敎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

以母命、立宗人之子願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城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數爲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令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按朱陸異同之發、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兩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先生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爲然、而先生答書以爲亦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譏陸學、而熹百事以趨之。則先生之教並不如是。先生自

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迨其先期一悟等語，朱子晚年蓋屢言之。如跋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兆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而此時猶未知之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平和，故與諸葛誠之書謂紛何由起，而深怪門人之競辯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然竊意立之為人，過於狷急，聞人言訛先生為禪學，不能細心辨別，遂舍師而他求。妻教之不從，即遣之去。皆於道有所未安。先生之學，聞風興起。讀其遺書者，猶知其非禪。立之親炙而不能知，可謂智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刑于寡妻，然後至兄弟而御家邦。妻未有不可化者。孔氏三世出妻及曾子出妻，皆漢儒雜記，多誣而不實，未可為據。

吾於立之深不取也若先生不怪其背師而歎惜其死以書相弔則誠道大德弘非後學所能及已

遺事書問

先生語錄云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嘗自讀書亦見得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痛有去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又云曾立之嘗致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亦聞朱子之論而致疑先生之學之後其初固不如此也先生答曾立之書云某驚劣之發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所論趙學古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

未達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其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泛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淺深、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泛問說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

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其第二書云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敘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辯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為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是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辯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當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

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辯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蓋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辯。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譏其之

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此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辯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可復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殆。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

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爲不多然闇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起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嚐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

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終於循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菎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循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說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

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懲。苟能自省。雖材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設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先生與曹挺之書云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講磨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利進士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建昌南城縣人師事先生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慶元元年與同縣人鄧文範約禮裒國初以來建昌軍進士刻石題名寘諸郡學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元吉乃與文範共爲書屬朱子爲之記書言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感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警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朱子作記言三復其書爲之喟然又言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所受學指先生也元吉官

階學業所至。別無可攷。惟見於魏鶴山所作陸持之墓誌謂肝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則其所造亦高矣。

倪濟甫巨川

倪巨川、字濟甫、里居官階莫考、然從學於象山精舍、自是同鄉近地人、濟甫與饒壽翁交好、壽翁則先生舉從親業也、先生嘗與濟甫書云、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徹、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啟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山翁先生自謂、時在象山精舍也、

曾宅之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一字擇之、廬陵人、初從劉子澄遊、既乃師事
先生、紹熙三年、先生卒、又五年、爲慶元三年、始往見朱子、時
朱子年六十八矣、朱子曰甚荷遠來、然不是時節、黨事方起、
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
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朱子問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
使人知所向慕、却無下手處、朱子言向來見廬陵諸公問目
大槩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做一場說話、某以前與朋友往
來、亦只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
特使人徒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
反爲人取笑、今後須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
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言頃年亦嘗見陸象山

先生、朱子曰這那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咏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言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總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朱子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云云、按此見朱子語類記錄之言、又經數轉、自多失其本旨、先生嘗以存名其齋、極取存誠之說、何嘗謂不必存誠、惟謂持敬持字爲未安耳、目能視之說、亦說外。其論見傅子雲所錄、言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並非如祖道所識也。蓋耳自聰。目自明。就本體

言所謂形色天性萬物皆備於我也自立就用功言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先生之言、悉本孟子。所謂在我全無杜撰者也。及門之士。多能恪守而不遷於異說。惟曹立之與曾宅之輩。中無所得。故見異而遷耳。然楊慈湖、傅子淵、包顯道等以議論過高而累其師說。立之、宅之等。又以識見過卑而失其師說。宜朱子聞而疑之以爲近禪。而不知其師說固不如是也。先生與宅之第一書、已有述某之言多失其旨之語。則其告朱子也。無怪其所述之失旨矣。今錄二書於後

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某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覲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間猶子樵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

適値湍流方壯、噴玉濺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過擬勞之、旁邵朋友、往往軼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所而疢瘥不解、遂以成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還臥、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瘥、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議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語。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辯。則有案底。不至大說外也。且加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以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縛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

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淡、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

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人以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先生答曾宅之第二書云、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亦雜鈔檢、其時復書亦無草稿、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儕朋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苟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

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强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都不記得曾有游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借錄前後書辭見示無有楷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日力耗其精神而無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李伯敏敏求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師事先生最久有餘先生語爲一卷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

陶靖節箇中三數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決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

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為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為不當為。當為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的。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

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

昭其明德。已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說得。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爲人不爲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

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休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

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是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

係於心則倏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其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伯敏又嘗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有答李好古書云向來見陸刪定所開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

蓋於學之質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好古得書遂終身守先生之教不復名他師云伯敏官階里居並未詳

毛剛伯必強

毛必強字剛伯結屋象山從先生問學深得先生教人之意又能推究先生與朱子所以啟異同之爭者皆由兩家門人傳說之誤而非實有所異也先生年譜記剛伯之說至爲詳明允當其言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菴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

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不行道起腳翁之說良可慨歎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子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開伯里居官階亦無可考然觀其所論造詣甚深亦高第弟子也

朱忠甫元瑜

朱元瑜字忠甫臨川人初名伯虎淳熙十四年丁未春先生至郡城訪湯衣從思謙忠甫始從學

先生有朱氏子史名字說云淳熙丁未暮春之初子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予游者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懼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屏臨敬

之樂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

日亦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

名之不可。僻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

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

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

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予

既覺之。則瑕者瑜也。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遑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

不揜。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

告之以其說。余留浹月而後東還。吾臨朱子又餞書旅於吾

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張季悅衎

張衍字季悅官階里居未詳或曰南城人事先生最久將貲剛毅排斥異端疾惡如仇先生嘗勸其開導異己者不必拔之而季悅防衛不少假蓋門牆之禦侮也先生既沒首收集遺文刻之在三之誼甚篤今附先生答書二首於後

先生答季悅第一書云戚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淡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息而登車輒霽獨晉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縹緲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綠尉望霽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戚僕來取戚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弗逮繆陋覺之淡有假冠兵

貴盜權之慌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怨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感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所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致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

無[illegible]人異類。無所寘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illegible]亦安得而不熄絕乎。牽悅所到其於大縣可謂明矣政當益[illegible]精微使[illegible]被皆有所賴是所望也其答二書云不論新功。任覺健茂第流。你儿部之習。診安之。說正可哀惜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譬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宋秀才復

宋復字無悔臨川人。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悉。又云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息中多病令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乎復針藥並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淡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

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貫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

吳文正公澄作臨川逸士于君汝玉妻張氏墓誌云張氏文安陸子門人宋先生復之外孫也文正以先生稱燕悔則燕悔德業所就見稱於鄉閭也亦重矣

鄧文苑遠

鄧遠字文苑南城人文範之輩從壯年志於遠遊求先生一言往中都蓋未忘利達之見也先生贈以言曰義理所在人心同然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恭

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行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兎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若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文苑因受業於門不復爲漫遊云

張誠子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信州貴溪人世居龍虎山高祖嗣宗賜號虛白先生父琥字禹錫應舉不利宣和間應募被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解等詣濟南府息從至南京補校尉從使金補承信郎所志不就歸休教子鄉俗一新誠于其

第四子也、從學於先生、先生嘗有答書云、恭之出所患書字知書劍已束、躊躇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錄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於其明、不於其聽、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僕僕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孫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多在於迫切斜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念潛爲厲階、雖加艱勉、益偏宇宙之和矣、先生嘗爲誠子誌其父墓文、見集中、誠子母周氏、先生表姊也

毛元善

毛元善、建昌南城人、名未詳、或云名文炳、即紹熙元年庚戌

科中進士者也元善工爲文試不售以文謁於先生言將進學以成名先生爲序以訓之元善大悟止不進終身受業舊與鄧文苑同一轍者也先生嘗作送毛元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雖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業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湫隘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

變色肝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逃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庭向大縣龐雜豈所謂質之佳美而沈溺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回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瞿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貴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軀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符舜功欽

符欽字舜功北昌人師事先生甚久始見時頗好爲高論先

生答書紱之云、静惟來示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非矯其恩。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儕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聞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待者之不安於衷。說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奉詢之。其第二書云。某自初與弊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其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見喻新工。足見嘗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

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心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漫甚、遺此不他及、

符復仲、初

符初、字復仲、似是舜功羣從兄弟、同　先生。故集中答二符簡相連。又俱往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答書亦相連也、先生答復仲書云、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

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復仲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黃進材榯 弟榙彥年、渠彥文

黃榯，字達材，建昌南豐人。父文晟，博學高隱，長先生二歲，而問學於先生，若事嚴父師，書問往復，終身不倦。榯達材與弟榙字彥年、渠字彥文者，並師事先生。其父之卒，三子者乞先生文誌其墓。今先生集中有所爲黃公墓誌銘云：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讀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仙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頗脫

以出堅日慧石纓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適奇之名其號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與弟深再及之又推以與次弟有孚弟深不及則推已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父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採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縈思騁辭統紀不紊

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細繹。頗後論著。訂其眞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屬余以書無賸時。若所服事學䔍道。從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來矣。乃自視歛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甚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耶。世成韓文民。曾祖從中。康州司理參軍。妣欒氏。祖脩。左廸功郎。廣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樟。先四年卒。次曰枏。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寬。次適曾林宗。劲在室。孫男二人。燕。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於石偃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

爵之尊於其仁無其貴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嗚呼壺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壺隱服膺先生之教心悟力行嘗得李延平授朱子講說喜其所見相合抄而藏之後達材以示朱子今朱子集中有跋黃壺隱所藏師說盱江黃楫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慨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觕惰不能奉承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趨鋒之際又不能無失其緻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而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illegible]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

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先生嘗與黃康作書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敢是謂不欲。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獲之之非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該勉之

先生答黃彥文書云、能示威製詞、典句老勁、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按先生

嘉許彥文如此、又拜相朝望則彥文材質亦非凡近者矣。然謂者德益壯云云、恐列是一老成人、非黃裴也、

吳雲錦紹古

吳紹古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人、雲錦山名、其所居宅在山下、因以爲號、紹古早學於先生、嘗從先生遊進浙江、既歸作書室、先生名其堂曰經德、又爲作經德堂記、其言曰、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敎、皐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伊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

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戹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嘆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總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洪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

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舉者文煩慈者辭勝文公實私實義主利陵夷不採橫流不閱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絕若如漢獻在許聽命於媒祿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攬存珠亡轉爲藻繢邪釋繆解正浸真渝又轉而給冠兵充盜櫂矣疵瀆蛆腓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罔矛義介節出嬰其餘猶或惡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孰聽然如豕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贊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天林放之問喟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億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

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有子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强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皆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舉竊其短以斬病周孔蹈藉詩禮其勢然也戕因盡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誅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董渋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

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辯而謀思之

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雲錦子孫世守陸子之教學行高於鄉閭李仲公先生集中有跋石痕吳氏經德堂詩卷後云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父嘗從陸先生浙歸而作經德堂日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志遂記之邦之前聞人咸咏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泯墜賴與子姻親也朋友之義亦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吾於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后不逮識而大父[illegible]于髫亂時嘗逮識而父叔客雖未解事亦意其爲賢者也[illegible]

而又清抗刻厲於學且而諸子亦皆淳篤趨向不污信誦前人之教行於家行者厥惟深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户教其子孫俾克光緒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筐篋竊其編籍或流而鬻焉或背而焚焉或落而皂隸亦走焉殆有甚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至於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賢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兢兢業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然子之謂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髮人其不天乎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今於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